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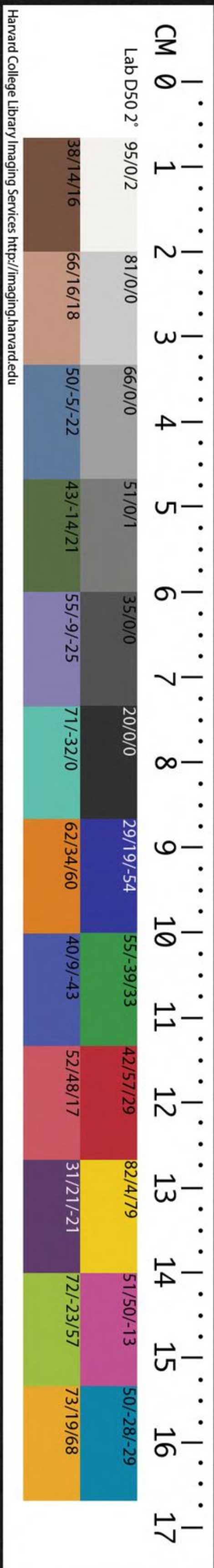
T2527/22026(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SSY 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KINOKAKU  
JUN 24 1954

東國通志

周





知幾唐言宗代人  
有史所

孔衍晉元帝時人  
陳識同也

刻戰國策序

哈佛大學藏  
國書館藏

劉知幾曰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無天

下而著戰國策劉中壘亦云臣向所校

戰國策書錯亂糝莒其書出秦無疑至

劉始定為三十三篇晉孔衍又引劉與

司馬二家聚為一錄號春秋後語世尤

其不量力劉本注於後漢高誘校於宋



曾鞏宋  
補進士授筆成文

鮑彪字縉雲  
人字文虎居書

即有鮑彪  
法

吳師遠生眉新  
人字正傳野園

按法

曾鞏再注於南宋鮑彪又再正於元吳  
師道嗟乎諸子於是書何卷卷也徐玩  
其序書之旨自立畛域遞相駁刺曾護  
劉曰惑於流俗不篤自信而鮑則曰子  
固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旨也且  
鮑極詆高氏踈略繆妄而吳又為曾高  
左袒極詆其淺陋致誤嗟乎諸子序是

書又何其斷斷也鯤竊病焉嘗刳心而  
評之諸凡書非出六經者亡能絕純而  
亡訾顧其純而可觀可多識者在其訾  
而不可訓者亦在如夏璜之潤考蜀錦  
之文繡糾類莫得而掩也然卒莫得棄  
也孔子坳左語絕其後二百四十餘年  
列國相殘相墮相襲相廟而為楚漢誰



為甄序而信諸遠。雖有陸賈司馬遷無所事載筆矣。是史氏之綜軸也。捭闔短長。譎詐相傾。奪之說。即不根諸理。道然縱之以陽。閉之以陰。肌豐而力沈。骨勁而氣猛。驟迴於只尺。不為近而步逸於八極。不為遠。曉變其故。詞不為襲而甲拆其新意。不為駭。古今設文之士。率曰。

先秦秦之先。非六國乎。其文之可讀者。具是是。是文家之郭郭也。山東之主。愚於策士。矜激泛濫之說。而傾其國。故秦閉關謝客。儀秦衍軫之徒。亦自愚於其說。而殺其軀。故蕭曹輩。與宗黃老。而塞允關中之主。又自愚於其狙詐武健而亡其天下。故漢解網。是主臣之轍鑑也。胡



可。言。棄。也。讀。是。書。者。譬。夫。求。魚。海。溟。伐。材。山。林。至。於。鱗。介。之。修。短。柯。條。之。鉅。細。在。漁。人。匠。者。審。擇。之。而。已。審。擇。之。則。子。長。文。之。為。史。記。袁。悅。齋。之。為。天。下。要。書。李。文。叔。名。之。為。至。寶。不。審。擇。之。則。如。曾。子。固。所。云。禁。之。戒。之。放。絕。之。而。已。嗟。乎。楚。之。擣。杵。魯。之。春。秋。一。也。申。韓。之。語。不。

必。仁。義。而。諸。葛。武。侯。有。味。乎。其。說。七。法。五。輔。八。觀。諸。篇。不。必。純。乎。王。道。而。房。僕。射。手。注。為。之。究。心。故。夫。書。不。必。盡。出。於。六。經。者。然。後。可。無。棄。也。舊。本。注。多。不。備。而。備。者。又。以。板。刻。年。久。磨。滅。脫。誤。至。不。可。觀。頃。與。豫。章。郭。相。奎。氏。莆。陽。林。朝。介。氏。吉。陽。王。元。甫。氏。悉。取。諸。家。本。參。攷。讎。



校至十數過。標張陸二先生批評於上方。而篇中亦稍裁其冗。復說具校例中。庶乎開卷明析。刻成書其端云爾。

萬曆九年辛巳重九日。巴郡後學張一

鯤撰。

明世宗之集。隆九年。當神武曆二千九百九十年。

### 戰國策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揉。言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



周初其政也詳  
詳思點

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  
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官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  
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  
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  
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  
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  
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  
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  
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

五霸尊事周室

猶以義相支持  
敘述以相感

孔子化者七十二人  
時君尊事周室

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  
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  
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  
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  
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  
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  
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  
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  
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損禮讓而貴



善義之用  
詐譎者以取  
強而已

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  
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  
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  
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濬然道  
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  
權盡爲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  
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  
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  
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

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  
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  
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則秦帝  
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  
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儼背秦秦人  
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  
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  
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



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

今日泰西之國情無仁義之化而惟是相強凌弱大暴不積幣之所教終為世界大恥

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脫一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易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同校戰國策書錄

向什西漢宣元兩帝 且元 帝 天 一 三 一 六 二 八

戰國末七帝時勢之產也



校戰國策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子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載。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



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

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救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救。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

令  
高更為君  
以在朝而仰之  
學之者辨其不能  
之手也



放而絕之  
五十四

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宋仁宗嘉祐進士。嘉祐當一七六一七三

### 戰國策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說。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無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讐。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



同案中有古合孔  
孟之向者

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或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揉。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疎畧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王

亦有神六世

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南宋高宗代 一八〇七年



賈爲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爲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  
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  
次也鮑以赧王爲西周君而指爲正統此開卷大誤  
不知河南爲西周洛陽爲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爲  
何人魏惠王盟白里以爲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爲  
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爲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  
中山司馬子期爲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  
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  
齊梁爲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爲君子所恕張



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訑為不可廢。陳軫為絕類。離群。蔡澤為明哲。保身。聶政為孝。樂羊為隱忍。君王后為賢智婦人。韓幾瑟為義嗣。衛嗣君為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郊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

### 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考者後漢高誘為注。宋尚書即括蒼鮑彪。詆其疎畧。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殷。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疎略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為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



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其讀如其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爲傳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撫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

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持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爲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爲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



下使皆知其不可爲。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諛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元晉宗 一九八五年

國策之書。自劉向校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爲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禁邪說者。固將明

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爲是。特求其故而爲之說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爲名。仗正以爲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闢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捍闔之辭。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忼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



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况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爲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

以江乙爲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爲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也。厠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蕪。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正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爲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



邪其正焉者主於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偽。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爲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爲放絕之善者。詎可些乎。

### 戰國策校注序

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館。而東陽吳君正傳實爲國子博士。吳君之鄉。則有王文憲。何文定。金文安。許文懿。諸先生所著書。君悉取以訓諸生。匡末學。後君歸。丁母艱。病卒。祖仁亦嘗聞君校注國策。考覈精甚。而惜未之見也。今季夏。浙西憲掾劉瑛廷脩。隨僉憲伯希顏公來按吳郡。一日囊君所校策來。言曰。正傳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書亦已。吾嘗有請於僉憲公。取於其家。且刻梓學宮。君宜序之。幸毋辭。祖仁竊惟古



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官也本諸家其訓人也本諸已其安時也本諸天文其餘也而况於言乎是故不以言爲上而後之爲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計爲高而後之爲計者莫能高也。周衰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禮彬彬焉。先王流風餘韻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甚於戰國當時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強此以弱彼而游談馳騁之士逆探巧合彊辯深語以鬪爭諸侯矜龍婁子雖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

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蘇秦之屬不旋踵勢敗而身僨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是策自劉向校定後又校於南豐曾鞏至括蒼鮑彪病高注踈謬重定序次而補闕刪衍差失於專時有議論非悉於正故吳君復據剡川姚宏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以成此書其事覈而義正誠非鮑比古書之存者希矣。而諸儒於是書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則季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也。予何幸得觀吳君此書於身後且知其所正者有



所本而又嘉劉掾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復辭而爲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浚儀陳祖仁序

元順宗代神武紀元二〇一

### 校戰國策序

戰國策者先秦紀事之書也歷代儒者校注尚矣漢有劉向氏高誘氏宋有曾鞏氏姚宏氏鮑彪氏元有吳師道氏後出者詳漸加明備矣要其指歸堯舜三王之餘戮而仁義聖智之蔽塞也何以言之攝權變以鈞利蓄狙詐以交外倖近小以爲得便苟偷以爲安其心隱忍其事欺謾其術鄙陋委瑣畔於正軌遠矣而時君闇劣懼於禍患一切傾心聽之由是兵戈徧於九域生民塗其肝腦古昔聖人休靜天下之澤



斬然無存。嗟乎世變至此極矣。當是之時，秦獨強，秦人出關，六國之人皆動，非兵戈之構，則要質之講，非應秦之敵，則與國之合。由是觀之，雖有孟子仁義不忍之心，井田常產之政，夫孰暇而聽之？又安能施之邪？故曰：堯舜三王之餘，戮而仁義聖智之蔽塞也。雖然，自春秋以還，二百餘年之跡，使無是書，則湮鬱無聞，仰稽世變之學，亦在所不可廢矣。栢山李子汝賢按：治之暇，出繕本以校，注問余：嗟乎覽墳典者，得其義，斯得其實矣。故是書之校，以大義疏暢為主，辭義

注鮑注  
神正注吳注

人皆可達。及姓氏里城歲月之不可必知者，悉略之。必俟釋其義而後辭可達者，悉注之。繆誤無所取證。與夫不能解者，悉闕以俟之。其曰注曰鮑注及三四字無注者，皆鮑注也。其曰補注曰正注者，皆吳注也。間有諸注未明備者，竊以己意疏之。比類授義，亦暢達焉。李子原本策文，其補字倒字衍字，皆從鮑吳二家定本，削去舊字，便於誦習也。爲卷凡十：西周一九章，東周二十六章，秦六十八章，齊五十九章，楚五十七章，趙六十三章，魏九十章，韓五十九章，燕三十二



章宋六章衛九章中山九章校成之日大參俞國昌  
氏請被之梓以傳

嘉靖改元臘日儀封王廷相子衡序

明世宗行三十八年

張陸二先生批評戰國策抄序

今觀劉子政精忠直諒表最漢儒乃其博物洽聞總  
百家之敘讐及戰國策一書或以其退孔孟而進縱  
橫者流爲是策疵夫孔子尚矣孟氏遘七雄角力之  
會屹然述唐虞三代之德妾婦儀衎詆訶宋徑句踐  
淳于髡董諸游士寧不謂夔絕賢豪哉然其馮軾盛  
騶環歷齊梁鄒滕之國緩頰以干其主暇則鼓掌奮  
鬚聚談以相靡方諸游士胡辨而是策顧不一二記  
載也抑斯世迂闊王道黜其說弗錄耶非然也儒者



之視百家。縣隔奚啻逕庭。今讀孟氏書七篇。炳然明  
備。若星日中天。是策僅存。而舛衍殘闕。戾次者幾半。  
余意當其時。道術雖裂。而人心涇渭不遽漸淆。故其  
推尊孟氏。與六籍孔子同科。罔敢以王道雅談亂之。  
權謀捭闔之說。合載而傳也。疇曰迂之弗錄耶。司馬  
子長。上下古今。才識甚偉。獨怪其傳孟氏。以雕龍炙  
轂者附之。及其論大家指要。直麾從橫者。流不列。蓋  
謂其學。猶不得與六家並矧。孔子孟哉。近世覽是策者。  
往往律以孔孟之道。互較失得。譬欲派涇流而混之。

律此書以孔孟之  
道非為論也

涇也。非篤論矣。然則策何以傳也。周季二百餘年。國  
列政具。人該物叢。考往者所必摭述。且其書比物連  
類。旁稱遠引。情深辭蔚。又秉彤修翰之赤熾也。至其  
闕時之急。而善為揣摩。能以微言隱義。相感動。大切  
有足多者。顧善用之何如耳。孔門之教。多聞而擇善。  
博學而約禮。知所擇而約之。則神解意流。卽百家衆  
言。皆格物致知之助。不則左詩書右語孟。惛惛如面  
牆也。奚用於是策哉。余不敏。異時以里中後進。受學  
今



相國張先生之門請爲古文詞。因手是策授之。亟奉而卒業。其所取裁。咸霍然當於心也。頃官陪京。復得故太史陸文裕公所選者。其品藻略同。而釋注加焉。乃萃錄爲四卷。屬直指陳林二君。以請遂梓。而公之先生之學。淵源孔孟。此第其神識之一耳。若能善用之。而不詭於道。則在其人也。夫則在其人也。夫萬曆五年十月。旣望西陵王篆序。

明世宗 二一八六年

### 校刻戰國策凡

一國策劉向校定三十三篇。鮑彪注合爲十卷。更次章條。正其衍說。吳氏譏其殺亂元次。然義亦可取也。茲篇目仍劉。卷章因鮑。庶幾全二氏之意云。

一是策高誘鮑彪往後吳師道復加正。曰著其未明。補曰發其遺漏。然數家引說。不無繁複。今稍削之。



一策文鮑所改加除抹等字。吳氏舊並存疑。而句讀懸斷不可疾讀。今參酌諸本不當者。悉不錄元字。一二訛謬者。或改或存。仍注於下。

一地名人名前後不壹。二家分證諸書互有援據。凡前注者後不復出。惟云見前或見某策。其不可曉者。注缺。今從之。

一策爲章者四百八十有六。今取策抄批。評分標於各章上方。庶大義易見。無者仍舊。

一吳氏云古字多通借。不可徧舉。止於首字。下注其說。後並云某同其義。可兼通者。不注。今從之。

一字音切百不一二。茲刻未敢妄加。姑從吳氏舊云。

一舊本刊序題識記多矣。然皆聯合爲一。今



仍諸序於篇首。列題識於卷末。庶不溷觀。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凡二十二章

秦興師臨周章

秦攻宜陽章

東周與西周戰章

東周欲為稻章

昭獻在陽翟章

秦假道於周章

楚攻雍氏章

周最謂呂禮章

周相呂倉章

溫人之周章

或謂周最章

石行秦章

蘇厲為周最章

謂周最曰章



爲周最謂魏王章 趙取周之祭地章

杜赫欲重景翠章 周共太子死章

三國監秦章 宮他亡西周章

昭翦與東周惡章 嚴氏爲賊章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 凡十七章

薛公以齊章 秦攻魏將犀武章

秦令樗里疾章 雍氏之役章

周君之秦章 蘇厲謂周君章

楚兵在山南章 楚請道於一周章

司寇布章 秦召周君章

犀武敗於伊闕章 韓魏易地章

秦欲攻周章 宮他謂周君章

謂齊王曰章 三國攻秦及章

犀武敗周章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 凡二十三章

魏鞅亡魏入秦章 蘇秦始將連橫章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

冷向謂秦王章

張儀說秦王章

張儀欲假秦兵章

司馬錯與張儀章

張儀之殘樗里章

張儀欲以漢中章

楚攻魏張儀謂秦章

田華之為陳軫章

張儀又惡陳軫章

○陳軫去楚之秦章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 凡十六章

齊助楚攻秦章

楚絕齊章

秦惠王死章

義渠君之魏章

醫扁鵲章

秦武王謂甘茂章

宜陽之役馮章謂章

甘茂攻宜陽章

宜陽未得章

宜陽之役楚畔秦章

秦王謂甘茂章

甘茂亡秦且之齊章

甘茂相秦章

甘茂約秦章

涇山之事章

秦宣太后章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 凡十七章



薛公為魏謂魏冉章

秦客卿造章

為魏謂魏冉章

謂魏冉曰和不成章

謂穰侯曰章

謂魏冉曰楚破秦章

五國罷成臯章

○范子因王稽章

○范雎至章

○應侯謂昭王章

秦攻韓圍陘章

應侯曰鄭人章

天下之士章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章

應侯失韓之汝南章

秦攻邯鄲十七月章

蔡澤見逐章

### 戰國策卷第六

#### 秦四

凡十章

秦取楚漢中章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章

三國攻秦入函谷章

秦昭王謂左右章

元連上為一章

楚魏戰於陘山章

楚使者景鯉在秦章

楚王使景鯉如秦章

秦王欲見頓弱章

頃襄王二十年章

或為六國說秦王章

### 戰國策卷第七

#### 秦五

凡八章



謂秦王曰臣竊惑章 秦王與中期章

獻則謂公孫消章 樓梧約秦魏章

濮陽人呂不韋章 文信侯欲攻趙章

文信侯出走章 四國為一章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 凡十七章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章 齊將封田嬰於薛章

靖郭君將城薛章 靖郭君謂齊王章

靖郭君善齊貌辨章 邯鄲之難趙求救章

南梁之難韓氏請章 成侯鄒忌為齊相章

田忌為齊將章 田忌亡齊而之楚章

鄒忌事宣王章 鄒忌條八尺章

秦假道韓魏章 楚將伐齊魯親之章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章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齊章

戰國策卷第九

齊二 凡八章

韓齊為與國章 張儀事秦惠王章



犀首以梁為齊戰章 昭陽為楚伐魏章  
秦攻趙趙令樓緩章 權之難齊燕戰章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章或謂齊王曰周韓章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 凡十一章

○楚王死太子在齊章 齊王夫人死章  
孟嘗君將入秦章 孟嘗君在薛章  
孟嘗君奉夏侯章 孟嘗君讌坐章  
孟嘗君舍人章 孟嘗有舍人章

孟嘗君出行國章 淳于髡一日章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章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 凡十一章

齊人有馮諼章 孟嘗君為從章  
魯仲連謂孟嘗君章 孟嘗君逐於齊章  
齊宣王見顏觸章 先生王斗章  
齊王使使者問趙章 齊人見田駢章  
管燕得罪章 蘇秦自燕之齊章



蘇秦謂齊王曰章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 凡一章

蘇秦說齊閔王章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 凡九章

齊負郭之民章

王孫賈年十五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章燕攻齊齊復章

貂勃常惡田單章

田單將攻狄章

濮上之事章

齊王建入朝章

齊以淖齒之亂章

戰國策卷第十四

楚一 凡二十章

齊楚構難章

五國約齊以伐秦章

荆宣王問群臣章

昭奚恤與彭城君章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章

江尹欲惡昭奚恤章

江乙欲惡昭奚恤章

江乙說於安陵君章

江乙為魏使於楚章



郢人有獄章

城渾出周章

韓公叔有齊魏章

魏氏惡昭奚恤章

江乙惡昭奚恤章

楚杜赫說楚王章

楚王問於范環章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章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章張儀相秦謂昭睢章

威王問於莫敖章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 凡九章

魏相翟強死章

齊秦約攻楚章

術視伐楚章

四國伐楚章

楚懷王拘張儀章

楚王將出張子章

秦敗楚漢中章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章

女阿謂蘇子章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 凡十章

蘇子謂楚王曰章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章

楚王逐張儀於魏章

張儀之楚貧章

楚王令昭睢之秦章

張儀逐惠施於魏章



五國伐秦魏欲和章 陳軫去楚之魏章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章

唐且見春申君章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 凡十三章

或謂楚王曰章 魏王遺楚王美人章

楚王后死未立后章 莊辛謂楚襄王章

齊明說卓滑章 或謂黃齊章

長沙之難章 有獻不死之藥章

客說春申君章 天下合從章

汙明見春申君章 楚考烈王無子章

虞卿謂春申君章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 凡十七章

知伯從韓魏兵章 知伯帥趙韓魏章

張孟談既固趙宗章 晉畢陽之孫章

魏文侯借道章 秦韓圍梁燕趙救章

腹擊為室章 蘇秦說李兌章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章齊攻宋奉陽君不欲章

秦王謂公子他章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章

并茂為秦約魏章 謂皮相國章

或謂皮相國章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章

謂趙王曰三晉合章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 凡七章

蘇秦從燕之趙章 秦攻趙蘇子為謂秦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章武靈王平晝章

王立周紹為傅章 趙燕後胡服章

王破原陽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 凡二十三章

趙惠文王三十年章 趙使仇赫之秦章

齊破燕趙欲存章 秦攻趙蘭難石祁拔章

富丁欲以趙合章 魏因富丁章

魏使人因平原君章 平原君謂馮忌

平原君謂平陽君章 秦攻趙於長平章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章秦趙戰於長平章

秦圍趙之邯鄲章 說張相國章

鄭同北見趙王章 建信君貴於趙章

衛靈公章 或謂建信君章

苦成常謂建信君章 希寫見建信君章

魏訖謂建信君章 秦攻趙鼓鐸之音章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 凡十九章

為齊獻書趙王章 齊欲攻宋秦令趙賈章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章 五國伐秦無功罷章

樓緩將使伏事章 虞卿請趙王章

燕封宋人榮盆章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章

趙使趙莊合從章 翟章從梁來章

馮忌為廬陵君章 馮忌請見趙王章

客見趙王曰章 秦攻魏取寧邑章

趙使姚賈約韓魏章 魏敗楚於陘山章

秦召春平侯章 趙太后新用事章



秦使王翦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一 凡二十七章

知伯索地於魏章

樂羊為魏將章

西門豹為鄴令章

文侯與虞人期章

魏文侯與田子方章

魏武侯與諸大夫章

魏公叔痤為魏將章

魏公叔痤病章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章

齊魏約而伐楚章

蘇秦拘於魏章

陳軫為秦使於齊章

張儀惡陳軫於魏章

張儀欲窮陳軫章

張儀走之魏章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章

張子儀以秦相魏章

張儀欲并相秦魏章

魏王將相張儀章

楚許魏六城章

張儀告公仲章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章

秦敗東周與魏戰章

齊王將見燕趙楚章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章

公孫衍為魏將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 凡十七章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章犀首見梁君章

蘇代為田需說章 史舉非犀首章

楚王攻梁南章 魏惠王死章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章 魏文子田需周宵章

魏王令惠施之楚章 魏惠王起境內眾章

齊魏戰於馬陵章 惠施為齊魏交章

田需貴於魏王章 秦召魏相信安君章

秦楚攻魏圍皮氏章 龐葱與太子章

梁王魏嬰觴諸侯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魏三 九十章

秦約趙而伐魏章 芒卯謂秦王章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章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章

華軍之戰魏不勝章 齊欲伐魏魏使人章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章 魏將與秦攻韓朱已章

華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章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 凡二十七章

獻書秦王曰章

八年謂魏王曰章

魏王問張旄章

客謂司馬食其章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章穰侯攻大梁章

白珪謂新城君章

秦攻韓之管章

秦趙構難而戰章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章

樓梧約秦魏章

芮宋欲絕秦趙章

為魏謂楚王曰章

連上為

管鼻之令翟強章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章秦拔寧邑魏王令人章

秦罷邯鄲攻魏章

魏王欲攻邯鄲章

周肖謂官他章

周最善齊章

周最入齊秦王怒章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章

信陵君殺晉鄙章

魏攻管而不下章

魏王與龍陽君章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章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韓一 凡二十四章



三晉已破智氏章

成午從趙來章

魏之圍邯鄲章

申子請仕章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章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章

張儀謂韓王曰章

楚昭獻相韓章

秦攻涇韓使人章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章

鄭彊載八百金章

鄭彊之走張儀章

宜陽之役楊達謂章

秦圍宜陽游騰謂章

公仲以宜陽之故章

秦韓戰於濁澤章

顏率見公仲章

韓公仲謂向壽章

或謂公仲曰聽者章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章

王曰向也子曰章

或謂魏王王傲章

觀鞅謂春申君章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 九二十一章

楚圍雍氏五月章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章

公仲為韓魏易地章

錡宣之教韓王章

襄陵之役畢長謂章

公叔使馮君於秦章

謂公叔曰公欲得章

謂公叔曰乘舟章



齊令周最使鄭立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彊為楚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彊章

齊明謂公叔曰章 公叔將殺幾瑟也章

公叔且殺幾瑟也章 謂新城君曰章

胡衍之出幾瑟章 幾瑟亡之楚章

冷向謂韓咎章 楚令景鯉入韓章

史疾為韓使楚章 韓傀相韓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韓三 凡二十四章

或謂韓公仲曰章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章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章或謂韓王曰秦王欲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章 東孟之會章今連上為一

韓陽役於三川章 秦大國也章

張丑之合齊楚章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章

公仲使韓珉之秦章 韓相公仲珉使韓侈章

客卿為韓謂秦王曰章舊三章為一

韓珉相齊章 或謂山陽君曰章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章秦招楚而伐齊章

韓氏逐向晉章

張登謂魯繅章

安邑之御史章

魏王為九里之盟章

建信君輕韓熙章

段產謂新城君章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燕一 凡十五章

奉陽君李兌章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章

權之難燕再戰章

燕文公時章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章張儀為秦破從連橫章

宮他為燕使魏章

蘇秦死其弟蘇代章

燕王噲既立章

初蘇秦弟厲章

蘇代過魏章

書二章相連鮑以後十一章為一姚本  
第二章別提作行恐當自是一章

燕昭王收破燕章

齊伐宋宋急章

蘇代謂燕昭王曰章

燕王謂蘇代曰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

燕二 凡十四章

秦召燕王章

蘇代為奉陽君章



奉陽君告宋謹章

蘇代為燕說齊章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章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章

陳翠合齊燕章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章

燕饑趙將伐之章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章

或獻書燕王章

客謂燕王曰章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章齊魏爭燕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一

燕三凡五章

齊韓魏共攻燕章

張丑為質於燕章

燕王喜使栗腹章

秦并趙北向迎燕章

燕太子丹質於秦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宋衛凡十四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章

公輸般為楚設機章

犀首伐黃章

梁王伐邯鄲章

謂大尹曰章

宋與楚為兄弟章

宋康王之時章

智伯欲伐衛章

智伯欲襲衛章

秦攻衛之蒲章



衛使客事魏章

衛嗣君病章

衛嗣君時胥靡章

衛人迎新婦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三

中山 凡十章

魏文侯欲殘中山章

犀首立五王章

中山與燕趙為王章

司馬喜使趙章

司馬喜二相中山章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章

主父欲伐中山章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章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章  
昭王既息民章

總四百八十六章

鮑彪變亂古文學者喜尚新異幾亡其舊今以

元本卷第章次列于目錄著于篇首庶幾得據

以有考云吳師道識

目錄終



括蒼刊本序

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郡例。鏤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舊所藏刊焉。是書訛舛爲多。自曾南豐已云疑其不可考者。今據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昔袁悅之還都。止齋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而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爲。蓋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叙事之



備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  
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誦之故余刊書以是為首云  
紹興四年十月魯人耿延禧百順書

戰國策卷第一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  
周地也正曰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

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  
河南即郟鄩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

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為成周  
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

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馬平王東遷  
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

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  
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

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  
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



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謚惠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周亦必自號各為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為正鞏註姓大按高誘注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今洛陽世本云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及索隱正義所載甚詳獨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不紀西周公仍舊誤也鮑考之不精即以西周為王謂之正統謂東不得先於西亂易舊次此開卷第一繆近時陳振孫書錄特舉其首西周為美亦失考所當改正從舊又考春秋書王城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說亦甚明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

左傳以十二月入王城三十二年城成周蓋敬王定遷在既城之後而孫莘老胡康侯皆以成周即京師亦未考王城成周之實而誤合為一也要之此文古今說者多以迷督致誤故大事記辨之甚詳且實因鮑氏而發近有著東西周辨者其說亦然而不引呂子豈未之見邪○徐廣曰周比亡凡七縣河南止緱氏此是合東西周地言之今總注蓋因正統之說而誤者

**安王**

威烈王子此類並以事見紀表世家新出正曰東西周雖分王實在上策以東

西周稱決不當係之王鮑以惠公彼西周相係以安王赧王而東周係以惠公彼西周相威惠武等公著在史冊獨不見乎安王烈王實都東周而可係之西周乎按策中周君皆指東西二君故多稱主君其稱王者則附以見鮑麟駟聊求韞章鮑止以嚴氏為賊一條遂出安王不知乃烈王時事又誤也鮑用意雖勤傳會舛謬者多竝見各章



嚴氏為賊

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俠累是也

陽堅此作豎字有訛索隱曰紀年韓山堅賊其君哀

侯韓山堅即韓嚴非嚴遂使聶政殺俠累事也說見

上及而陽堅與焉鴻烈人間訓注豎道周出亡周君

韓策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乘四馬也一車

馬韓使人讓周讓譙責也然則此時周之令已不行

車韓使人讓周於諸侯矣正曰此東周君也策文明

曰小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告之以補曰一本

國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告之以補曰一本

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正猶直也寡人孤寡不殺稱知嚴氏之為賊而陽

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待韓小國不足以

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元在東周策時周

未分也彪謂客之

辯雖足以文周而周君實為天子逋逃主所謂欲蓋

而彰者何以示天下乎正曰考其時則烈王五年王

都東周若以王都為尊

則舊卷首東周是矣

赧王周紀慎觀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周西

京鎬京也宋忠曰卒謚西周武公正曰

西周不當係之王前已論之西周桓威惠武

等公東周惠公昭文君雖見史傳然年世不

明事實難附鮑所附赧王諸章據史亦有可

考者然無考者悉強附焉係王既非不復深

論鎬京大謬○按周紀西周君奔秦周君

王赧卒宋忠曰云云正義曰非也西周公即

西周武公王赧即周王也周君與王赧此年

俱卒通鑑書赧王入秦大事記謂當從之史

衍周君二字又楚世家楚欲圖周周王赧使

武公則武公為臣明矣豈可合為一人乎

周共太子死元在東周鮑據周紀敗此恐有誤而下

策



注周紀之有文以存疑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適猶定也故與莫反

正曰適司馬翦司馬楚卿謂楚王懷曰何不封公子正曰此

周君而為之請太子請於周使左成楚人正曰此

凡有明徵者可定其生地不可考而仕國可見者則

當曰某國正正義注此正作楚臣高注亦多作臣後

放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困不通也而交絕

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

資之以地封之以資公若欲為太子此左成告翦之辭

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楚相之詹夫空詹音字同小

曰王類欲令若為之王楚王類猶似若汝此健士也

此亦左成喻翦之言健猶悍也居中國不便於相國

二士居中與國事以其悍故相國不之便若出而使

周則不居中用事謂國之所欲也故以此說之相國

必相國令之為太子此策周紀有元在東周正曰見

從謂齊王凡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也猶言或為或謂

仇赫之相宋云云事在赧王十七年周最於齊王厚

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云云禮之相在赧王二十

九年此則王當齊閔之世周紀赧王四十五年周君

之秦客謂周最以原為太后養地五十八年有周聚

疑或自是二人然無所考曰王何不以地齊周最持



遺也最周之庶子凡周皆周之族正曰鮑意以為太

子也齊王令司馬悍齊人以賂進周最於周進猶左尚

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因而交絕於周也

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猶令人微告悍補曰一

令悍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以教悍得齊王

此即上章楚王楚人補曰最史作聚索隱云

司寇布司寇周官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

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閔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賂

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冶銷鐵

其姓補曰刻川姚氏云為齊太公田和也始代買良

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歸還之也責取越人

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折折劍正曰高注云雖千金

將死函冶氏而屬其子屬囑

曰必無無以獨知自知其良正曰二語因高注

今君之使最為太子周雖以最不

獨知之契也契約也當兩知之今則獨補

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

而讓之於最讓飾以嫁之於齊嫁猶賣也君為

其猶存  
驗也

戰國策



多巧詐巧猶最為多詐心欲之不肯而君何不買信貨哉信可

之貨非獨知也信矣從周紀皆當為楚王正曰使眾見之而信最之奉養無有愛於最也愛猶使天下見之然則

當立從周紀改楚非補曰為周為君為齊之為去聲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以車百乘

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甚敬楚王怒懷讓周以其

重秦客謂游騰周人正曰謂楚王曰昔智伯襄子之

孫疾欲伐公由夷國屬臨淮漢志由作猶又九域圖并

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史樗里傳作仇猶

臨淮乃泗之漣水羅氏路史謂非遺之大鐘載以廣

智伯所伐者公音求字又作各叻

車欲開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受其鐘不

相公伐蔡也信二年蔡姬沉舟湯公公怒歸之未絕

南後徙號言伐楚號聲言也以其實襲蔡無鐘鼓曰

據左氏說陸氏纂今秦虎狼之國也喻其貪殘兼有吞周

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

惑之以二國為惑補曰一本故使長兵在前戈矛強

弩在後名曰衛疾衛行列而實囚之補曰一本周君

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恐秦而憂大王為楚

楚王乃悅樗里



雍氏之役。周紀注陽翟有雍氏城韓記注赧王三十五年楚再圍雍氏此十五年也韓

徵甲與粟於周。徵猶索周君患之告蘇代。秦之弟洛陽人蘇代

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

君得高都。屬上黨正曰水經云伊水逕邙郵亭又北志云高都故城在洛州伊闕縣北京相璠云非在上黨者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

人請以國聽。從以國事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韓公

曰索隱云公仲侈裴駰云相國秦官韓亦有諸國倣秦也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

楚將也昭屈景皆楚之族姓後有不重注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罷疲同勞

也倉廩空。並穀所入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因其飢攻之補曰一本收

之不過一月必拔之。得城曰拔如拔物然今圍雍氏五月不能

拔是楚病也。困病猶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

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猶以飢疲告之昭應聞此必勸

楚王蓋兵守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

行矣代曰公何不仲不知代之為周君以代未使也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

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

周必折而入於韓。折猶屈入猶歸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

節。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不通其使

是公以救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

節。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不通其使

是公以救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

節。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不通其使



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紀有而

為東周補曰正義

薛公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文也襲其父封薛薛屬魯國以齊為韓魏攻楚

楚懷二十六年齊韓又與韓魏攻秦齊閔二十六年魏攻楚此十二年也

於西周借猶韓慶凡韓皆韓人其在周去韓仕周也

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

以北二縣屬南陽九字誤當云汝或五補曰為強韓

魏為猶宛葉以此以強韓魏今又攻秦以益之益其韓

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

本末更盛更猶虛實有時言不常竊為君危之並言齊

善韓魏後君不如今敝邑也陰合為秦陰猶而君無

攻但出兵臨秦又無藉兵乞食以弱君臨函谷言

以兵至其地函谷關名在弘農補曰正義云陝州而

桃林縣西南有洪溜澗古函谷也今屬靈寶縣

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欲也所謂秦王昭曰薛公必不

破秦以張韓魏張去音大之也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

國以與齊楚之東地即楚而秦王出楚王懷以為和

楚懷三十年張儀誘楚王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

會秦秦留之此十六年也



周之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

出必德齊齊出之齊之恩也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

患秦不大弱無三國之兵故而處之三晉之西趙魏韓本晉

君之故三晉必重齊秦弱晉西不弱而善薛公曰善

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

於周孟嘗傳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

此言取宛葉小駁補曰大事記穎濱蘇氏曰秦

昭王吹楚懷王要之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一言問秦

者惟田文怨秦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自山東難秦

未可若此其壯者也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

攻以求楚東國而名義索然以蓋由此觀之秦惟不

遇相文之君故橫行而莫之制世豈有以大義而

屈於不義者哉○為強為和之為知字餘去聲

三國攻秦反反猶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為西周

謂魏王哀正曰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記顯子三十五

年說見魏策此當作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德

襄事在二十一年順從三國近楚宋秦聽之則強而害楚宋故不利也

正曰三國不攻秦而解故秦德之秦德之則和而不

利元作到補曰秦若為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舍

一本作利次也魏東還必道周周必質之費矣

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西周弗利樊餘周人正曰高

姚云餘下曾謂楚王懷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



得一縣魏亡二縣易地則魏亦有得而獨所以為之

者魏雖多亡然且為之盡包二周東多於二縣九鼎存焉

遷九鼎於郊鄆郊鄆屬河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內

慘武注晉始啓南陽是也京兆山陽皆有鄭河南有

新鄭此在楚魏之間新鄭也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

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補曰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

徙其封是為新鄭咸林今華州鄭縣新鄭今鄭州正

曰三川河洛伊張儀所謂天下朝市秦武王所謂車

通以闕周室者也秦拔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

成臯榮陽初置三川郡韓兼兩上黨漢并州郡

南陽郡注葉公邑號方城補韓兼兩上黨日茂傳注

曰正義云方城山在葉縣西遠韓近趙故言兩此韓所得也今按東策周最再

說金投秦策藍田陘山三章所言則上黨亦屬魏以

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上黨壺關有羊腸坂高注趙

以所見之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

止易補曰一本因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為縣屬河南注北有

年此二十二年補曰正義云水經注禹疏龍門以通

水兩山相對若闕故謂之伊闕今洛南猶謂之龍門

也諸本犀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趙司曰君不

如禁秦之攻周禁猶趙之上計莫如今秦魏復戰趙

隣也魏有秦今秦攻周而得之得猶勝正曰得則眾

兵則趙無事其土地人民也秦若

必多傷矣秦欲持周之得持猶必不攻魏恐重秦若

必不攻魏恐重秦若



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  
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解也補曰史氏講讀曰媾又曰漢史媾講兩字常雜愚按媾媾購

義者字當從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  
而定周也却猶退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拒必

因君而講與秦和也則君重矣凡言重皆制人而不制於人者也若魏不

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周以魏怨之故往

求救補曰大事記秦怒東周助魏王昭以上黨之急

辭之意者有趙或韓兵也正曰趙兵無周君反見梁

圍陳留浚儀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而樂之也

秦毋恢周人正曰謂周君曰溫圍不下此溫屬河內

在河內而又近近臣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

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

謀主也猶為天子故正曰韓世家使公孫喜率周而

設以國為王扞秦設陳扞衛也而王無之扞也無為周臣

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

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援魏之路絕正曰是時魏上黨被兵若用秦攻南陽則



魏又當禦其攻而上黨必絕後魏王曰然則柰何云上黨無患言得併力於此也

毋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形猶勢也小利謂温圍國小多憂其勢宜不得游觀

事秦而好小利有秦助則無國今王許戍三萬人戊卒

邊也許為周扞秦與温圍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云得

之而利温圍以為樂得戍公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

温圍之利計歲八十金魏人貢其數周君得温圍其以

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魏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

不加而贏四十金贏有餘賈利也魏王因使孟卯鴻烈光論注齊人即

致温圍於周君致送也而許之戍處謂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境而樂

於圍其志荒矣恢雖能得圍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補曰為辟為樂之為如字餘去聲

犀武敗周使周足相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

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美惡之惡正曰左傳周

此則皆當主君之臣主若稱又秦重秦之而欲相者

烏故反且惡臣於秦此人欲代足相周故敗其而臣不

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免已之相君因相之彼得相

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比下或人故使相往行而免

且輕秦也公必不免雖以免自請公言是而行交善

於秦是公之事成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補者且



誅矣意其惡足於秦也

蘇厲亦秦之弟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

祁者蘭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皆白起秦將武是攻

用兵攻功字言善巧也又有天命也得天今攻梁魏

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

基者楚共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發發

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

養由基曰人皆善善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

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如竹之支也

長射不... 之詞欺射 客必勉以 利也

廣正曰列女傳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夫射柳葉者

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此時宜息也少焉氣力倦弓撥

矢鉤元作拘今從史撥弓反也鉤音古或通一發不中

前功盡矣盡猶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真

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

兩周踐韓而以攻梁餓履也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

公不若稱病不出也周紀三十四年有補曰

楚兵在山南山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岳山也正曰

伍得楚將將為楚王項屬怨於周猶結或謂周君

武安社郵 之福善基 之千善意 矣



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周太子也將去音軍正猶卒

而正迎也史穰正軍之率也正曰此謂將軍

知軍之重伍得也微滿其言因泄之楚曰使楚知之周君所以

事伍得者噐必名曰謀楚此以間得於楚言與王必

求之楚王而伍得無効也効猶致也得實禾志云然王必

以其欺也彪謂此謀雖不出於正而免國於難可也正曰鮑以此為尊周繆矣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假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

兀作秦秦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末分此當

為代若諸如七處不一正曰東西周說見前史不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紀注河出金

城積石蓋道行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連及之韓魏必

正曰河東過洛汭在鞏縣東洛邑北理有河惡之楚惡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道廣可必救韓魏而

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

弗惡齊秦君雖不欲與也與之道正楚必將自取之

矣韓魏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欲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安釐正

周紀作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曰無考

兵於河南河南洛陽也時未為郡言河之南耳正曰

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在周君



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越度也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從王不如譽秦王之孝也秦因

以原為太后養地齊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王母宣太后也供養之地湯沐邑也

補曰原姚本作應史同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

徐注穎川父城縣應鄉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

秦者必有罪矣紀四十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攻

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子也

正曰畏猶惡也周地狹不足以利國而有攻天子之惡名見畏惡於天下與司馬錯說同意天下

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敝於周而合天雖勝不

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罷疲同故

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秦戰戰則必疲則今不橫

行於周矣橫行無畏

官他周人正曰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屬南陽

南陽三晉時屬韓韓釐五年秦拔我宛蓋秦饑而宛

亡此下皆恃遠輕近而亡秦飢不輕見鄭恃魏而輕韓魏

攻秦而鄭亡鄭河南新鄭鄭君乙二邾莒亡於齊魯

衍故邾也邾曹姓國二十九世楚滅之莒屬陳蔡亡



於楚陳舜後漢淮陽國楚惠王十年滅陳四十二此

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援引也故今君恃韓魏而輕

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元作早補也陰合於趙

以備秦則不毀

戰國策卷第二

東周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正曰東周當從

班秉政洛陽采邑在鞏漢志說非餘見前

惠公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為桓公桓公

號東周惠公然則河南鞏父子同諡又紀西

周武公赧王則諡也蓋以避秦不敢稱尊楚

也而徐注以為惠公之子疎矣惠公之子自

為東周君豈為西周用邪兩周西先亡至秦

莊襄元年俱滅正曰東周止有惠公名著策

戰國策

卷第二



忠說誤為二人前索隱謂諡法無報報然慚  
愧故以為號戰國相王周之王號自若不開  
其為秦敗損也王報使武公徐廣謂即西周  
武公大事記從之西周惠公封子於鞏為東  
周惠公實同諡者繼西周之惠公則武公也  
既曰武公則周君也謂別為一人可乎東西  
周雖分治王猶在上為東周君敬  
奉王命而王使之又何不可乎

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人顏率

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閔

曰大事記云姚氏考春秋後語周顯王齊宣王也今附載於顯王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之前曰夫

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

自盡盡其心思補曰姚云計與秦計猶不若歸之大

國謂齊夫存危國周有秦兵危也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厚猶

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補曰一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

即後田臣思凡陳田皆齊公族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

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東之齊顏

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

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問其路所從出禮

涂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徑步道也顏

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暉

曰暉故孟子稱沙海之上九域圖開封其日夕矣鼎

梁有臺池之樂



秦之問鼎本以窺周不可謂無但頗至齊請救與却鼎事則以好事者飾之且其文大操縱為不類而中間寧徑於楚尤可疑也

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

楚非適齊之途既不可入

梁亦無從至楚其

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

之於葉庭之中

即南陽葉也補曰姚云後語作童華之庭

其日久矣若入

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

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醬醢耳

吾園器醢醢也補曰一本醢壺此文殺次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

集鳥飛兔與馬逝

並喻其輕疾

灑然止於齊者

集韻灑滲流貌

昔

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

輓引也

九九

八十一萬人十卒師徒

士一人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徒步行者正曰左傳注步兵

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又百人為卒徒

械器被具

械器

衆也此士卒師徒亦大槩言之耳

所以備者稱此

備人之所應用使稱足此者彼此均等猶史言他物稱是謂上衆

賁械具備輓鼎之役者又且八十一萬也

今大王縱

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

子之數來猶無與耳

言許之而實不與耳

顏率曰不敢欺大國

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補曰洪氏邁云策首

載此以為奇謀此特兒童之見爾疑必無是事而好事者飾之愚按左氏嘗載楚子問鼎事當時爭欲得鼎以見其強

不可以為無

秦攻宜陽

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赧王七年補曰大事記云今河南南府福昌縣城集



南北三面峭絕天險電池二穀皆在竟內蓋控扼之地。此據甘茂傳文年表拔宜陽在次年宜陽之役五月而不拔丘涉兩歲也通鑑大事記皆於周君謂八年書伐八年書拔景翠救韓在八年

周累曰補曰一本趙子以為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

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士之有材武者粟支數年公

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衆歸山而救之楚與韓鄰

而與秦相圖故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一作蔡人仕秦補曰茂

亦作茂占字通羈旅也其韻羈旅富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

言且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得留秦王不聽羸臣父兄之

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君曰子

為寡人謀且柰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

為柱國楚卿戰而勝則無加焉夫不勝則死不如背秦

援宜陽翠時蓋援宜陽而有秦私故陽之云補曰秦

者竊謂此策上既言秦之必拔翠之不勝則死而又

曰不如背秦援宜陽意殊不類恐此勝有缺誤背下

或有之字或秦下復有秦字援字或作拔勸之避秦

兵待秦既拔然後進兵乘其敝當秦懼之韓德之而

交得略以為利下文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果字可

見又秦策楚畔秦而合於韓句意似與此同然彼指  
韓未救時言之爾廿伐韓楚雖合  
韓不為韓氏謂先戰固已吹之矣  
公進兵秦恐公之  
乘其敝也乘謂因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  
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効



煮棗屬濟陰宛句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

於韓而德東周德恩之也補曰為寡為已之為去聲餘如字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襄曰西周

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按下與律反

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欲韓出兵故略之紀八年有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齊明楚

人兩見楚策正曰無明微注例以國姓者皆其國人齊明豈不可為齊人邪故大事記止云當時之辯上

也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

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

言東兵急則入不急則已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

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趣疾也督使疾戰我謂東周

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言有恩於楚韓西周

弱矣

東周欲為稻為謂種之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居河之上流正曰未知專指

河東周患之蘇子非代則厲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

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

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燥也無他種矣君若

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



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

周有望於上則仰補曰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

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彪謂此策不可行東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俟其所種蘇

子東人也為東游說而豈得不疑且今下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為下何補哉正曰據此策則西人可以

制周必不疑於其說蘇子公為反覆以得金豈顧其復奪哉大事記云其微如此其所爭又如此可不哀哉然則又何

足深辨也

昭獻在陽翟屬潁川補曰韓策楚昭獻相韓周君將令相國往往與獻會

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

主君令陳封之楚此言嚙昔之事陳向策皆仕周而位在相下令向公之

亦其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

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

主君將令誰往言必君自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

於秦史韓史疑即厭補曰厭正謂周君曰君何不

令人謂韓公叔韓公族曰秦敢絕塞絕橫渡塞障也為垣壘以遮止鄰國

往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發使周

使之楚秦必疑秦楚相圖之國也周使不信周是韓

不伐也不受秦伐又謂秦王武曰韓強補曰強巨兩反與周地將



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

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紀八年彪謂十七國之士設心措辭無不出於詐若

此者君子之所恕也下章次之正曰鮑意尊周故謂行詐免難所可恕與前注為伍得章失同

楚攻雍氏此亦報之十五年也周振秦韓糧食米也時秦拔韓

傳糧也音張楚王懷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以

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

勁王之敵也勁強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周以楚怒之故恐彼

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君謂蘇子王周君也此時與報

俱王其稱公後避秦也正曰尤繆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地周故必怒

稱故者特為之合於齊怒最而反其所合是君以合齊與強

楚吏產子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與楚為與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世也與黨與也補曰劉辰

翁云吏字當君若欲因最之事與最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前與游辭耳

故為為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補曰最欲合趙魏而蘇秦欲

齊厲為最故言若不廢最之事則君合齊而最合趙魏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補曰赫一作郝將以觀秦之應趙

宋絕敗三國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函谷蓋此時秦欲敗之反為所敗也

報十八年正曰哀當作襄下同三國不敗將與趙八當作十七年表文大事記從之



宋合於東方即三國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

固則將與宋敗三國此應秦也則賣宋於三國此應三國也以國情

輸之曰賣言赫不忠於宋不應秦則應三國一本則賣趙宋何不

令人謂韓魏之王韓襄魏哀曰欲秦趙之相賣乎此賣何猶欺

不合周最無相使韓魏皆相之視之不可離視示字二國同相最可見其交

之固補曰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難言其不

利正曰難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勁趙以兵使之強趙

不敢戰難先恐秦不已收也違其勁之意先合於齊秦趙

爭齊齊固秦所欲合故其勁趙謂之陰勁而王無人

焉無主其事不可王不去周最最時在魏欲之齊故

合與收齊與即謂齊齊魏之與國而以兵急之元作之急急之

急之則伐齊無因事矣言秦見齊有魏兵必伐之有

齊敗魏馬陵宜為魏仇因此言合與蓋其國形宜相

依也正曰而以取伐齊句因猶依也言今不合與收

謂周最曰魏王哀正曰昭以國與先生以德齒尊稱之也

者謂之先子注學士年長貴合於秦以伐齊與謂相之正曰孟

齊閔王也最嘗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莫謂齊田



文欲去國以避秦兵正曰此田文相魏時也下文謂  
魏王薛公可見文激於祝弗呂禮之故勸秦伐齊故  
主上恐缺一字蓋言文猶背齊以起下文最不與伐  
齊之意大事記報王二十九年魏以田文為相謂其  
去齊相魏在齊滅宋而公獨修虛信最本善齊固不  
之前史在滅宋之後而公獨修虛信  
魏有以秦伐齊之形為茂行  
猶為虛信信謂親之茂行美也  
據故主據仗持也猶言為之此所謂茂行  
茂行句明羣不與伐齊與去音正曰產以忿強秦猶  
臣採故主句與如字許也  
生也魏欲伐齊已獨不與猶生不可公不如謂魏王  
此節目也違秦不伐齊故秦忿不可公不如謂魏王  
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最之智略而有  
變萬陽齊者臣請為救之此則非無變王遂伐之秦且

秦為齊奴也為去音言如累王之交於天下累  
事相連及猶誤不可此言非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  
也交謂齊魏不可  
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此累猶患正曰按魏策周最入  
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  
今最道寡人又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  
無齊累矣最入齊則正與此章相首尾所謂敝邑之  
事王亦無齊累矣又與此合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亦  
能傷齊者最自詐其足以全齊有變謂秦伐齊齊  
則請魏之救無變謂秦不能伐則王遂伐之此厚齊  
之說也且臣為齊奴以下以為魏言之為齊奴為齊  
奴隸也交指秦也累連及也不可以最故使魏惡於  
秦王使最得入齊為賜厚矣最入齊則秦無疑於魏  
是魏不為齊所累也補曰為王為救之為去聲餘如  
字

戰國策 卷之二十一 魏策 第二十一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人鄭朝曰

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一斤為一金正義云

二十四兩兩謂臨趙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太

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譴譴

周之祭地為祟神禍也趙乃還之

杜赫周人正曰楚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

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國小必

援不可勝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

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多鳥處有觸羅者傍鳥必覺覺

則羣驚而去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

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

又費財焉均之費財而小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

且為大人者不必猶不可知也言不終窮故能得欲

矣齊策楚策皆有杜赫在齊則威王時於周顯王時

人正曰按齊策田忌亡齊之楚鄒忌代相恐其以楚

權復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忌出奔實宣王時宣王

二年忌有馬陵之戰其奔必後此敬譏譏賊齋黜楚

策五國伐秦魏欲和杜赫去云在楚懷王十一年當

慎觀王三年大事記據韓世家注報王三年為三十年自

翠圍韓雍氏自宣王二年至報王三年為三十年自



三國隘秦報十八年注具前隘謂隔絕之正曰八周常作七補曰策隘阨字通此當乙革反

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見其隘於三國留其行不有人謂

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

如遂見秦王昭曰請為一作王聽東方之處聽偵後

國也處其所為秦必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秦重相則齊

重故有周齊車天下重之也故而已取齊此時秦齊

已善秦不可忽齊故又勸之取齊正曰有謂收已也

取謂得於彼也齊為重國故能收有周而周已取之矣今復取秦是周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補曰凡

自然重者上聲重之者去聲此章輕重齊重重國之重上聲餘去聲

宮元作昌下同此他亡西周以罪去之東周盡輸西

周之情於東周輸言委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元

且睢之自也猶趙作肖齊作立故後唐且史作睢裴駟亦曰唐睢以華穎悟秦也此西人下同正曰且當

依本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睢且使人操金

與書問遺宮他為反問書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

不可成亟亡來亟急事父且泄自令身死事泄露則

來自取之也正曰本文因使人告東周之侯偵侯之

明白注少久字似不必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夫侯得而獻東周其

人與東周立殺宮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為人謀者

昭翦曰何也曰補此字止曰古書西周甚憎東周嘗

補曰當作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

東周也集韻宣以惡元作西之於王也王楚昭翦曰

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此翦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

翦惡東必善西西善翦則楚亦因重西大東欲壞其

遽和東周彪謂周衰君臣唯貪利而畏禍故一切趨

死如此其能復固其所守乎

周最謂呂禮凡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

孟嘗傳蓋赧二十一年後也正曰呂皆齊人此類無

據當缺晉有呂錡呂相本魏氏不必呂尚後也注

奔魏據秦紀按穰侯傳用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

大事記從之歸秦據秦紀及穰侯傳按秦紀下接齊

破宋之文年表破宋在秦昭二十一年則紀誤矣按

呂禮相齊孟嘗君遺穰侯書勸秦伐齊而禮亡事當

在齊滅宋前大事記書於赧王二十九年之首題亦據紀

為說謂後六年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

來歸則未改也子以齊事秦必無慮元作矣

子因令最居魏以共之與齊俱是天下制於子也子

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文田曰周最於齊王厚也閔而逐之補曰史秦



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云云。史周最於齊至厚也。

而齊王逐之策文省而勝祝弗史作親弗索隱謂策

得之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齊合

本况弗聽祝弗人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齊合

上章所謂以齊事秦正曰注據補二字然言齊合則

秦自見省文爾下章齊合亦然一本欲取秦秦齊合

弗與禮重矣與猶如也言二國合則齊所重無如禮

則二人重策齊合弗與禮重矣言齊與秦合則二國

人重於齊視史語簡而勝上文秦字省尤可見

齊齊者言二子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

亦與趙以秦魏能左右之曰以以猶使正曰從史以

攻秦秦怒齊齊趙交惡秦欲合魏前章魏貴合秦以攻齊

趙難與齊戰下章齊合則趙恐伐可見皆一持事也

秦趙魏合為攻齊也故云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也

趨即趣促也謂不如急北方之兵從隨之應秦魏而

相與以攻齊也魏策周最入齊秦讓魏魏謂秦曰火

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趣即趨也此語正同雖時有

後先而事理不異爾爾禮職在周禮史載此策在文謝

病歸薛後文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文乃勸秦伐齊呂

禮亡其後齊滅宋文乃奔魏且文在齊豈敢召穰侯

之兵哉召秦伐齊必文已去齊而史夫之也此策云

收周最反齊王則亦文奔收周最以為後行齊初逐

魏之後召秦兵之前乎收周最以為後行最欲取

秦合也今攻秦收最用之可圖後舉行猶舉正曰當

從史無為字後作厚行下孟及最本厚於齊今齊逐

之故收最以厚其且反齊王之信齊前與秦合今與

行上文厚字同義又禁天下之率率猶從也謂從

曰齊用禮以合秦取又禁天下之率齊補曰率史作

信今反之使不合也又禁天下之率齊補曰率史作

變索隱云齊秦合則弗禮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猶

用用則輕孟嘗二說皆通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猶

決也走去音趨之也言不趨齊正曰史齊無秦則天

下集齊親弗必走此果字當從史作集謂齊無秦合



而秦趙魏合則天下之兵集於齊祝弗必走言弗齊

而不及禮者齊聽弗而相禮弗走禮不待言矣

王誰與為其國言必重文孟嘗傳有正曰此章參之

也注乃釋以他說其誤甚矣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閔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

禮者欲深取秦也補曰深取之深秦得天下則伐齊

深矣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夫秦補正曰說見上

示秦則無秦字尤明矣齊合則趙恐伐秦伐故急兵以示秦趙

齊秦以趙攻齊攻與之齊伐趙趙其實同理以趙攻

齊趙齊趙必不處矣處猶據也秦不據齊理同

已出兵故也正曰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理在受

注難通處義未詳正曰言天下必將歸秦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言之於君使得見前相工師

籍恐客之傷已也傷猶毀也此即因令人謂周君曰客

者辨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好毀人彪謂工師

也德義不愆何恤人之言

周文君史書東周略甚豈惠公後有此君邪不然則

後書訓皆惠公別稱也鴻烈道應訓亦稱周昭文君王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

之心亦不說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誹謗忠臣令誹



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

見襄十一年

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

司空主上工傳言子罕親

執朴以行築者是也

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

閭七百

閭里中居之三百

也為門為市於宮中使女子

國人

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

婦人謂嫁曰歸夫家

以掩

桓公非自傷於民也

管仲為此入皆毀之仲非樂於

仲欲掩公之非寧自毀也

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

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

彪謂此言掩君之

者於弒君之列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而可以安於朝廷之上不仁哉此言也補曰漢高帝繫治蕭何曰

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云云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

故眾庶咸強

言師籍得眾

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

溫人之周

溫時為西邑蔡邕恢請之

周不納

並東客

即對曰主人也

橋稱西人補曰姚云一本周不內問

問

其巷

補曰韓非子作巷人

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

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

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小雅北山詩普徧率

也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

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

下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周齊而又知趙之難子不

投齊人戰恐秦既疑齊投又不齊之合必先合於秦

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必破而為墟公不如救

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屬上黨趙之有已二

有秦兵故趙得取其邊地公東收寶於秦佐秦南取地於韓魏因

以困韓魏唇齒徐為之東為猶謀也則有合矣齊合

始時趙與齊隙無合理今得秦韓故齊懼而合其

實最時相齊慮有趙患故為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負猶失也其失

也合字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封謂疆使無多割

割謂出地而聽天下之戰諸國求地於齊而封之齊

齊之不勝國大傷趙傷也時趙令秦與齊戰戰不勝

命合於秦以與齊戰不勝則不得不聽秦趙聽秦盡韓

魏之上黨太原魏地後西土元作秦之有已秦之所

也已收齊則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趙

亦見制大傷故覆元作國且身危覆如覆器然國是何計之

道也言非計此策最為

石行秦周人正曰無考一本謂大梁造秦考十年



單臣分  
白起皆為之此蓋起也正曰無考  
曰欲決霸王之名

不如備兩周辨智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

令辨智之士為君爭於秦秦欲卑周爭者爭此也既

王應麟云周赧王卒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君

而東周君猶存王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

者當自丙午至壬子係周統於七國之上乃得春秋

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係秦朱子以為未當綱

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今按解題云自赧王降周

統已絕東周雖未亡特邾莒附庸之類耳所以存而

未論也朱子雖以七國並書而赧王之後亦不以東

周係統者其意亦不異綱目之成在乾道壬辰而淳

熙辛丑呂子卒大事

記始出非矯之也

### 戰國策卷第二

Blank page with significant water damage and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